



大袖遮天◎著

说出去就会死

午夜，你可听到楼上有东西滚动的声音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三
更
房

大袖遮天◎著

说出去就会死

午夜，你可听到楼上有东西滚动的声音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说出去就会死/大袖遮天著. : 一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1. 7

ISBN 978-7-201-07058-2

I. ①说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1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73765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刘晓津

(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邮箱: tjrmcbs@126.com

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16 开本 8.375 印张 1 插页

字数: 150 千字

定价: 25.00 元



目录

猫唱 / 3

婴儿河 / 12

雾孩 / 36

黑衣人 / 57

步步逼近 / 70

独活 / 94

预言 / 127

说出去就会死 / 146

孤楼 / 176

债 / 207

加班 / 220

脆 / 237

从前有四只猫，一听到《东风破》
的音乐声就开始围着尾巴转圈……



○猫唱

○婴儿河

○雾孩

我们孤零零地被抛弃在世上，一出生就
裸露在风中，未长大就遗弃在门外……雾
气更浓，听，是谁在的歌声被撕裂？

人啊，就像那草原上的花，她盛开了。
一阵风吹过，她枯萎于地。仅此而已。一
代人逝去，一代人重新来过。

——《伊利亚特》



猫唱

林国中养着一只黄褐色的母猫。

刚来的时候,母猫只有巴掌大,后来被林国中顿顿用小鲫鱼一喂,就从巴掌大长到了脚板大,继而长到了两只脚板大,如此一路顺风地生长,终于长到成了一只肥胖的大猫。

大猫很快又下了一窝小猫。

林国中反正是一个人住,对于多出来的三只小猫同样喜爱,四只猫天天在窗台上晒太阳,只要林国中一下班,四只猫便排着整齐的队伍跑出来迎接。三只小猫和它们的妈妈一样喜欢吃鱼,

猫唱

不仅如此，自从林国中偶尔在家里放了一首《东风破》之后，这几只小猫便迷上了这支曲子，一听到《东风破》的音乐声就开始围着尾巴转圈，常常逗得林国中哈哈大笑。

林国中是真的喜欢猫，他自己过得很节省，但是给猫买玩具和食物从来不抠门。要不是发生后来那场灾难，林国中和他的猫，大概会一直这么过下去，他大概会给它们养育后代的后代，并且给每一只猫养老送终。

后来城里爆发了一场瘟疫。当然现在已经不称为瘟疫了，改称为传染病，但实际上就是瘟疫，传染上的人身体上都长出淡黄色的条纹，看起来就好像是猫的毛皮一般。

和往常一样，传染病大规模爆发时，动物们就要遭殃了。所有的动物都遭到了冷酷的扑杀，街头的流浪动物被公开屠杀，而家里养着的宠物也难逃厄运，到处都有人把自己平时爱若珍宝的宠物扔掉或者活埋。

林国中起初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猫怎么样，他照样每天给猫洗澡喂饭，放《东风破》给小猫跳舞。

但后来，形势渐渐地严峻起来，单位里出现了几例病患，他所在的小区里也发现了两例疑似病例。空气变得空前的紧张，对面楼里有个人出于恐惧，亲手把自己的爱犬从7楼扔下了楼，那狗当场身亡。

狗死的时候，林国中正好路过楼下，那狗就摔在他面前，他亲

眼目睹了一条命从生到死的全过程。

当时，他瞪大眼睛望着那条狗，眼睁睁看着它抽搐断气，然后抬头望了望7楼——狗的主人也在朝下望着。林国中视力很好，对方虽然在7楼，他还是看见狗主人满面的泪水。

林国中想到自己的猫，心中猛然一紧，也不由流下了泪水。

他怅然地回到家中，四只猫迎上来，他一一抚摸着它们油光水滑的黄毛，叹了一口气，又叹了一口气。

他想起自己在乡下的父母，每个月都等着自己寄钱回去。

他想起自己三十多岁了还没结婚。

他想起自己好不容易才提升了一级工资。

.....

他想了很多很多，起初他还想到了四只猫的种种可爱，到后来，他发现需要为自己考虑的更多，人的生活比猫更加丰富，他发现时间很紧，很快就要天黑了，很快又要天亮了，新的一天很快就要开始了，他必须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做出决定。

如此短暂的时间，考虑自己的事情都不够，更不用说猫了。

虽然几只猫就活泼泼地在眼前转悠叫唤，还用胡子蹭他的腿，但他的眼里耳里都已经没有猫了。

他的心里也没有猫了。

他狠狠地抽了好几支烟后，心一横，抄过一只大蛇皮袋，把几只猫挨个拎了进去。三只小猫傻乎乎的，被他拎进去的时候还舔

他的手，乐呵呵地望着他。大猫没那么容易骗，疑惑地望着他，用爪子抵着他的胳膊不肯进袋子。

“乖，进去吧。”他柔声道。

大猫在这熟悉的声音面前彻底丧失了防卫之心，喵呜一声，心甘情愿地钻进了蛇皮袋中。

四只猫装在袋子里，轻飘飘的；四只猫活泼地动弹着，沉甸甸的。

林国中单手提着蛇皮袋，另一只拿了瓶白酒，拧开盖子喝了小半瓶，又盖上，放在口袋里，迈开大步就出了门。

他走到树林里，把蛇皮袋放下，猫们在袋子里钻来钻去，娇滴滴地喊着他。他埋头用树枝挖了个大坑，把袋子放进去，刚往坑里泼了两把土，忽然觉得心里很难受，又把袋子拿了出来。

他还是下不了手。

想了想，重新拎上袋子，坐了几站路的汽车，上了火车。

火车开动后，他把几只猫都放了出来。因为流行病的缘故，车厢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他和几只猫。猫们愉快地在车厢里溜达着，火车上的喇叭凑巧放的是《东风破》，三只小猫跳起舞来。

火车恰好经过那片森林。

据说那是一片古老的森林，铁轨是森林中唯一的人迹，在长达7公里的森林中，始终没有一个小站。

据说任何人或者动物都没法在这片汪洋般的森林里找到出

路,即使沿着铁轨行进也不行,这森林天然就具有让生物迷失方向的本领。

《东风破》的歌声唱到最慷慨处。

小猫的舞蹈跳到最活泼处。

大猫的笑容到达最得意处。

林国中的烟抽到最浓郁处。

他忽然把烟头一扔,掏出酒瓶,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,然后快如闪电地抓过三只小猫,一连串地扔出了窗口。

因为行动迅速,大猫完全没有反应过来,小猫也没有反应过来,被扔出窗外的小猫,甚至在空中还处于惯性划动四肢配合着《东风破》的音乐声起舞。

火车风驰电掣地闪过。

三只小猫的影子风驰电掣地消失。

大猫回过神来,朝窗口猛扑过去,却被林国中一把揪住了脖子上的毛。

林国中到此时已经醉了,醉了的他不再考虑那么多现实的问题,他满脑子只想着他的猫,他的猫多么可爱。他模模糊糊觉得自己做了错事,他想抓住最后属于他的一个生物,于是他抓住了大猫。

大猫挣扎了许久,但始终抵不过一个醉汉的蛮力。

火车去了又回来,再次经过森林时,大猫痴痴地望着窗外,林

国中也痴痴地望着窗外，一人一猫眼中只看到苍茫的森林，没有小猫的影子。

后来，林国中酒醒了，和大猫四目相对，大猫水汪汪的泪眼让他别开了脑袋。

他没再对大猫下手。

这场流行病很快就过去了。动物们又有了出门的权利。

大猫每天都出门游荡，四处凄厉地哀号，很早就出门，很晚才回家。林国中在门上挖了个小洞，方便大猫出门。

他知道，大猫是去找三只小猫了。

他也偷偷去那片森林里找过，但不敢下车，怕自己迷路。

他当然没找到小猫们。

很多个夜晚，他半夜醒来，都会看到大猫坐在窗台上发呆。

后来，某个夜晚，他忽然听到了《东风破》的音乐声。

难道自己忘了关电视？

他觉得不对劲。

自从小猫们被扔掉之后，他再也没有听过《东风破》了。

一听到《东风破》，他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，他就看见大猫的眼神空荡荡的。

是谁在今夜唱《东风破》？

他悄悄地起床，打开客厅里的灯。灯光照亮了客厅的中央，那片木板地面被磨出了一圈一圈的爪印——当初还有小猫的时

候,那三只小猫就是在那片地板上一圈一圈地随着《东风破》起舞。

现在,他看到大猫在那里一圈一圈地转着圈,随着《东风破》的音乐起舞,舞蹈的姿势和三只小猫一模一样,木板地面在它爪子下划出了新的痕迹。

这情形让他眼睛一酸。

大猫一边起舞,一边张嘴叫着。

他发现大猫发出的不是喵呜喵呜的猫叫。

一声声,震颤而悲凉,都是《东风破》。

他浑身颤抖,轻轻喊了声:“猫?”

大猫停止旋转,转过身面对他,圆乎乎的眼睛里散发出无限悲凉。

它面对着他,宛如雕像般坐立,昂着头唱《东风破》。

林国中泪流满面,跌跌撞撞地回到床上,用被子蒙住头,捂住耳朵,阻挡一切声音,却阻挡不住猫唱的《东风破》。

夜夜,猫都在唱。

每当猫唱,林国中的眼泪便止不住地流下来。

到后来,他的视力严重下降,只能看到些模糊的东西了,连走路都成困难。

有人劝他养只导盲犬,他说:“我有猫。”

大猫的确是好猫,每次都是它领着他穿过大街小巷,从蜘蛛

网般迷乱的路线走回家中。

“猫，我给你养老送终。”林国中常常抚摸着大猫的毛喃喃道。

大猫悲伤地凝视着他。他看不清它的眼睛，却看清了它的悲伤。

某个黄昏，他和大猫沿着街道散步。这是条陌生的街道，他从来没有走过，大猫在前头慢慢引路。他虽然眼睛看不清，但心里踏实——大猫认路很厉害，有它在，多远都能回家。

大猫从来不曾丢下他，每一次，都是它把他带回家。

这一次本来也不会例外。

例外的是，当他们走到一半时，不知谁家忽然放出了音乐声。

《东风破》！

是他和大猫闻之都肝肠寸断的《东风破》！

一人一猫愣在当场，两个生物相对着大哭起来。

林国中感到自己的心上仿佛缺了个口子，有些东西流水般倾泻而出。

大猫也在嚎啕大哭，就像个被大人打了一顿的小孩。

大猫哭了一阵之后，蹭了蹭他的腿，带着他往回家的路上走。

“大猫，还是你好，从来不会丢下我！”林国中含糊着道。

听到这话，大猫全身一震，脖子上的毛竖起老高，仿佛忽然想到什么，回过头来深深地望了林国中一眼。

这辈子，林国中最后清晰望见的东西，就是大猫这双深深凝

视的眼睛。

然后，大猫猛然一转头，身子轻快地跃过围墙，消失不见了。

“大猫！大猫！”林国中心中产生了无名的恐慌，对着四面八方喊了起来。

没有猫的回答，只有《东风破》的余韵在空气中飘荡。

林国中发现自己迷路了。

他的心反而安定下来。

他喵喵叫了一声，沿着蜘蛛网般的小巷四处走动，路上碰到有人问他去哪里，他始终一言不发。

他这么走了好几天，终于倒了下去。

他倒下去的时候，脸上带着微笑，他觉得他仿佛迷路了一辈子，最后终于到达了要去的地方。

他倒下的时候，头朝着森林的方向。

他倒下的地方，距离他的家，只不过隔着一条小巷，再走出百来步，转个弯就可以到。

婴儿河

白河静悄悄地流淌着，它安静的水面上没有一丝波澜，蜿蜒曲折地穿过群山，最后流入长江。

四周十分安静，沐华把船划到中央，熟练地把渔网抛撒出去。

渔网在水里慢慢沉了下去，过了一阵子，沐华把网收上来，里头跳着几尾草鱼。

他把鱼放到船舱里，再次抛出网，望着闪光的河面，不由叹了一口气。

最近这阵子，白河里的鱼越来越少了，以往一网下去，满网里